隔鞾論

論澳門居夷

江門　盬谷世弘著

履霜堅氷至。大易繫諸坤之初六。至上六則曰。竜戰于埜。其血玄黃。言陰之初生。不治其未盛而制之。必旨極一為怪物。鼓風雷。起雲雨。雌雄相戰。而雨血原野也。深哉其防微杜漸也。今觀滿清阿片之禍。其由不戒于履霜歟。蓋鴉片之禍。自澳門居西洋諸夷始。夫諸夷之居澳門。從明中葉。清沿而不革。至乾隆時。洋夷來住者二千餘人。營室家。長子孫。置兵備礮。設寺觀園囿臺榭。分漢民宅而僦之。有与漢女婚者。有誘漢民入其教者。有傭漢民為奴者。有引漢民為盜者。甚焉至傷害漢民。抗署不敢抵償漢法之綱。与英之鴟張。亦極矣。於是乎夷英隣居者餘二万人。夫其數千万之漢民。不為夷之服役則為夷之揜濟。不為夷之腹心。則為夷之耳目。以其精于利器。占天度。経地理。

林文庫
鷗外藏書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
E44/484
B 23475

察風土。審情俗。乃至文字言語，政治得失。官吏能否。我備虛實。莫不洞悉。而漢人動
輒曰。夷狄禽獸心。性貪貨。無他慮也。而不知禽獸有知。其洞情奇詭也。曰。夷陽為桀驁不馴。外
雖貌而內訌。詩天朝之懷柔而然。非必悍然無畏也。而不知其實輕而侮之也。曰。西洋雖中国
有仁義節制之師。而不知其林箐波濤与屬洲無地隨也。曰。夷雖長火攻。中国有仁義
節制之師。而不知其仁義節制与昔異也。曰。彼無咎我。主我岸彼船。以佚待勞。奚能為哉。
而不知堅艦如山。礮炸如雷。以勞賞佚。雖客猶主也。夫彼夷知彼知己而請人以華自
高。不務察外番之情。及其交鋒。毋怪乎如以錄称鍿也。烏乎。棲夷於澳門者。請之履
霜也。庚子之亂。其戰之萌也。孰知一撒之微白。浸漸積厚。變成一大怪物。微之不可不慎
漸之不可不防如此哉。

同宮狐狸

狐狸同宮而棲。種於蕃衍。漸苦食乏。有西山之猩。宣言曰。世之橫恣者。唯人為甚。鳥巢於山以為宮。
穴於土以為食。于魚于獸。于羽于介。獵鳥以饕其肉。剝鳥以用其骨角於革齒牙。甚矣其不仁也。吾
將奪其利。乃聚歟門尸。人視之。亂毛而四蹄。妖瞳而渠眼。以為不祥。遂之。老狸自討曰。吾彼
異形怪態。所以不容。因變為婦人。粉面黛鬟。簪白華。披綠衣以往。請借問廟以居。弗許。
於是有千歲之狐。憤然曰。吾有策焉。化為偉丈夫。以為鎧。鉄為仗。從狐狸數十頭。皆戎
裝執銳。戒曰。弗聽則鼠蹤。吼號以威之。乃往。請之如前。人乃恐而許之。此葡萄牙借澳門之術。
先是。荷蘭賭明稅。使求築城於澎湖。弗允。及葡戎。請借澳門。不得已允之。清與之。尋而
喝蘭西班牙來。又尋而鄂羅斯英吉利墨洛絡繹來。請。請。皆聽之。烏乎。彼雖異国。固同宮。狐狸也。
其有不欲也。知一再乞不辭得。換頭變顏。源源而來。擾擾而求。一狐得一物。一狸獲一種。終乃相會
以遂眾志。今則狐狸呼呼笑人矣。孟子曰。凡妖自外入者。內有以招之也。盍內之狐狸。怎麼哉。邊吏

非人則狐狸在疆。好爭狡詐。則狐狸在官。貪相好猾。則狐狸在堂。君臣患惑。則狐狸在心。太公心之狐狸。則出之狐狸大矣。出之狐狸去。則官之疆之狐狸大去乎。内之狐狸尽去。則雖有百出狸千出狐。惡能至焉。雖至。亦不能為害也。人君又奚眷内之狐狸。而招外之狐狸之為。

論聖祖貽謀

有人立于庭。漠然無情。過其前者。笑与之語。則莫以開口。有蓬頭菜色。掩袂啼哭。求許飢困者。未遽遣也。何則。喜順而厭逆也。今居無事之時。而慮百年之憂。豈不近使無情人處泣欲。萃衰而無源。非誠之至者。不能也。居安而慮危。非謀之深者。不能也。昔者朝鮮當國王李昭之時。有李珥者。与同列柳成龍。於一日入經筵。珥啓曰。國政不振久矣。請養兵十万以備緩急。左右無人贊揚。既退。成龍謂珥曰。方今太平無事。經席勸勉。当聖學為先。而軍旅非急務。公有何所見。而不与吾輩相議。經而自陳達如是也。珥曰。俗儒何知時務。笑而不答。後十餘年

我豊公秀吉李珥人臣也。言而不行。可奈何。吾怪清聖祖慮不及焉而貽謀未至也。康熙之末。聖祖謂群臣曰。千百世後。慮中国累者。必西洋也。至道光。其言果驗。鄭馬噶草菫盈山内而含山陽。左秋以禦冬。桂風備雪。盗弁以藏諸穴。觀其巧者。必有其防。聖祖據万里之大邦。当運祚休隆。物力豊阜之時。何为而弗得焉。而知洋夷遺累。而御海之備。未嘗聞何耶。或曰。策有当豫建者。有当臨時設施者。若洋夷。飄然而來。倏然而去。措置之方。宜在子孫。故不豫備也。塩子曰。唯其飄然而來。倏然而去。以独有堅艦邀戰之策。聖祖嘗聞明季困於海寇矣乎。亦嘗借蘭船以剿臺灣矣。睹見紀聖明之困於海寇者。非以不邀戰而偏憊之之故乎。其借力於荷蘭者。非以閩粤之船不及洋船乎。則何不多造堅艦。平時用諸漕運。以備不虞。又嘗閩浙洋夷據舟山矣乎。亦聞澳門之夷。跋扈陸梁之状矣。則何不痛逐澳夷。特大鎮

以備之。無信誠以至子孫爲臣吏封建廢而夷狄横。郡縣創而兵民弱。其利害得失。聖祖蓋亦講而究之矣。則盡封親王功臣於邊海。滿漢錯任。文武同軌。則亦旗。練兵師。以大張直省之數者行其一。猶愈於無備。是之不因。後世以貽從其子孫。豈保宗社有民人者之言乎。稠衆廣坐。有語虎害者。一人慄然而懼。色動乎顔。問之則嘗遇虎者也。百聞不如一見。意想不如身歷。庸人則有之。以聖祖之明。而不及此。何耶。後之爲清者其亦知所鑑哉。

論宣宗黜林則徐

兩廣總督林則徐繳阿片燬之。英夷擧兵入犯。宣宗懼則徐黜之。盧子曰。兵猶火也。成敗之機。在於開局。宣宗之黜則徐。先自失第一子也。夫用則徐者誰。則徐曲則清曲。清曲則英直。與歟以直。而已自屈曲。欲我壯彼老。得乎。吾觀於則徐。材兼文武。忠貞奉公。烟土之禁。自乾隆邊吏日循婀娜。日復一日。以誤後人。獨則徐奮然振勵。一朝焚數千萬箱。手輯四洲志。切究夷情。買夷艦以試攻法。麾下收材武士。博擧群策。及宣宗亦忧責罪。上疏瀝衷。請戴罪以効死力。人所避嫌而不敢爲。已獨冒謗而爲之。其智勇忠直。求諸當時。豈易得哉。古之賢君。不以一眚掩大德。傳不云乎。使功不如使過。使則徐果有過乎。宜使尽其用以贖前失。猶不愈於用琦善伊里布狗鼠輩乎。漢七國之亂。孝景斬晁錯。其與直於敵。與宣宗等。然卒勝之者。賴任周亞夫。清則黜則徐而用琦保。既失子奪。所任又非其人。其終始不振。與宋任者爲。嘗讀史。至秦穆之用孟明。漢宣之任趙充國。未嘗不嘆其用才之周也。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古之恒典也。孟明之覆軍至一再。而穆公猶用之。知人既明。觀其材而已。不拘以恒典。斯孟公能之乎。不知三軍

之政。則軍士感奮矣。羌戎之情。利害紛錯。廷議有異同。宣帝策問充國。如一家
人父子謀。及得其詳。則奏之不疑。可謂上下同欲哉。當徼烟信羌夷國。君臣共治
胆。風雲黯慘。見與門月瓠勇怯勢也。勝敗在機。乘是機。倍任則倍。如機公之同盃
明宣帝之聽充國。則吾知全局之據必在於清矣。猛虎一吼。百獸震慴。良
將者國之虎也。檻虎而放狐。欲以制狐狸難矣

論琦伊放俘

曹操伐烏桓。劉先主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後表有悔言。先主曰事會
之來。豈有終極哉。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論者謂先主姑為大言以自
寬耳。予謂不然。今夫都盧之趯躍也。有時乎斷折。然候有順逆。勢有聚散
察其候。料其聚散。追時伺兒則或又有倍蓰之利。故良賈不為折閱不市。猶
將不以一敗弛弓。要在能應機於後焉耳。自鴉烟事起。清人九戰九折。舊姚之役
殆無停。停王女也。豈以要言。如猛虎而劫之。何徼而不得。何約而弗從。五府不暇可
二十萬兒不賂可。轉敗為勝。在此機矣。而琦善伊里布卒然釋放。何耶。甚忘必白
釋俘。帝思彼必悅而罷軍。則係發難嬰矣。既收而復之。是以置殊竄。甚矣
其先後而後公也。南宋之亡以不振。由徽欽在五國城也。先強不及完顏。以還英宗。琦
伊著猶不聞西洋書女半。又不聞代者主乎。烏知非猶者非三軍之旗耶。又烏知非彼預
擬嗣王耶。其放之不問。其留之不置。和約未堅。要領未遂。其為智曾歷屬之
不若。當夷將求還俘也。盍對之曰。許必欲放因乎。宜旋師齊國書堅盟約以來
不然。雖百方哀懇。不可得也。如此則彼必虛喝以張形勢。為伊琦者。當如韓弘之待李
師古。藩禍之策契丹。晏然不動。勿震其聲。勿眩其形。彼若出於實。則我第有戰

曰。豐公征韓之役。當其二王子。及吠議成。還之。韓相柳成龍曰。於我則大幸。在彼則大失。若仍拘留。我自不得不為之屈。則夷情可見矣。然豐公之舉出乎義。瑀伊之志在於貪富而已。陸游賦紹興吏曰。諸公可嘆善謀身。誤国当时豈一秦檜乎。公私不兩立。謀身必至誤國。故事會之來。不知戒之。雖知焉而以富私失之。豈独紹興也哉。又豈独道光也哉。

論清十敗

清商畢報。雖不諱敗。有謂小獲為大捷者。然漢魏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為十之旧套焉耳。荷蘭屬隷英国。其言多為盟主張皇。二者不足深信。然合二国之言。參伍而錯之。亦可以得其大概。蓋英有十勝。清有十敗。英師无色名也。故不仇其君而仇其臣。此英濞慰撫嗚寃之術。而兵乃有名。英師无色義也。及建白旗。請味。清軍失砲加之。英將乃以決戰令士卒。此李梁怨我息寇之謀。而師乃有義一也。英夷住澳門百有餘年。漢土之情莫不知焉。而清人懵然不知彼。二也。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清人以英夷為不必來。而待之者。不過備艇匪小盜之方。洎其万里所涛而到。則遽然胆奪矣。三也。傳有之。兵貴精不貴多。英夷選兵。取十八以上四十五以下。又百中拔一。清之編伍。勇怯相雜。有虛冒。有老弱。太汰不精。为敝日久。四也。夫子不云乎。以不教民戰。是謂弃之。英以汗馬百戰之餘。国蚤無吏。必七日而小閱。七旬而大閱。滿兵八旗之制。操練疲弛。加以懸賞新募。所增多貪頑無耻暴橫不習之徒。五也。清調韃兵者三。而二英取於印度者。十之九。夫印度至熱。北韃至寒。而江浙閩粵。則在經度三十餘。故英夷之侵伐。必以夏秋之際。其士卒適瘁。而韃人則不堪熱矣。兵法有陰陽寒暑時制。

其戒曰。夏不征南。冬不伐北。今英夷以夏入北。而令清人坐犯兵忌六也。韓昌黎
論淮西事宜。謂客兵滿万。不若土兵数千。此千古通論也。清兵既雜矣。万里羈旅久
役思家。英夷深入意專。有漢奸為之主。或以為鄉導。或以為探報。或以為因糧之計
或以為内応之策。此英轉客為主。而清則主反為客七也。英以戰闘為媒恩。以復市為
結案。下戰下知以忌部而息之。清人聚首相諱。和戰之議未決。而銳彈復至矣。故
英將有定算。而清兵無戰志。八也。軍志曰。器械不利。以其予敵也。又曰攻是守之機。
守是攻之策。漢船不大不牢。不能邀撃而攻之。英艦如城。快蟹如紙篙。巍然而
立。倏然而進。以攻則動於九天之上。以守則藏于九地之下。九也。英取州縣則出令安民。
使之不懼不動。又開倉廩以賑之。清有知府知州。而塩梟土匪乗乱劫掠。而不能
制也。居然英夷豈畏賞罰之可要哉。其登陸也。是鬼横行。鈔財漁色。可謂軍
無節制矣。晝則居城。夜則還船。其城船可襲。其行船可掩。当其船与岸交戰。清
師一敗逃竄。故州縣被唾手而獲矣。使清將用置陣數替之法。一軍每則次軍
承後。岸口敗則街巷攔之。或要諸隘。或扼諸阻。或設数重伏。或為四面掩罨得地
制勝。扯充搗虛。豈無轉敗為捷之機乎。無知將吏惜命如山。而士卒無節慨之
氣。使英鬼闖閭平如行無人之境。信夫。民以將為命。將以不吞死為要也。審當考
西國之情形。英雖女主。知人善任。清主則反之。蓋爵償求之千。不減粒兀而嗇英
伊里布之恇怯。有甚於姚平仲郭南仲。三百年来養士朝未何文武皆逃。
豈謂康熙乾隆之後。委苶至于斯也

甘島山大

北島有甘查甲。其人能使大。將有事。吹螺数声。大応邑廣富集。艶首摇尾

以待令。於是以組繫項。長犬居前。群犬以次尾隨。或挽而或引東縻。不
意。既罷。四散狂奔。搖搖乎食。不可復禁云。夷卒猶甘為犬也。其有軍令。猶繫組
也。部將發号。坐之則坐。立之則立。左之則左。右之則右。進退疾徐。方圓分合。如影隨
形響應声。其為陣。可謂整矣。然及其戰罷軍散。則擄村里。掠市肆。奪掠器財。擅酒
食。淫婦女。虜旄倪。凶暴陰虐。惟其所為。此豈可謂之有紀律哉。人見其左右坐跪進退分
合從令也。以為精練無可當。而不知離舍脫伍。恣睢橫縱。可襲而取。可擊而殲也。吾於此
有任乎陳化成焉。化成良將也。夷畏之。至有不怕江南百万兵。但怕陳化成之語。而其自
言則曰。絶無可為。惟以吾死為度。夫其所謂無可為者。將謂吾有長策而上不之用乎。抑
謂器械不精。士卒不練。不可當夷之堅艦劲兵也。請以我楊公豎郢之事比而論
之。當豆利氏之大舉來寇也。楊公欲車駕幸廣山。縱賊入京。絶其糧道。侍將惰卒疲。而

搗其虛。當仏蘭西之侵鄙。以空城挑賊。待仏軍深入。乘風雪夜。縱火襲之。皆殲其銳卒。
擊其惰歸也。此權固無端。古人之跡。不可執一而守。然如此者。豈不可用諸四散狂奔之犬
乎。顧化成官不過提督。上有巡撫。有總督。有欽差大臣。其言之不行。不如楊公。則信
乎絶無可為也。雖然防非一府也。戰非一地也。其擁師旅者。有軍門。有提督。有遊擊。以
逸待勞。江寧當要。地利既諳。人味於我。而定海也。乍浦也。廈門也。鎮海也。鎮江也。皆纔
一敵而拔。兒逸風竄。曾不再起三已以挫其衆。其為兒策。不亦甚乎。滿韃之入朝鮮。
々人苦其士卒縱淫。至有有母而無父之謠。若我豈以師。則絶無有此事。要之戎狄夷
蛮。均是犬豕也。其所謂兵政者可知已。若夫我朝則不然。軍令曰。勿離次。勿脫伍。勿擾
民屋。勿淫色。勿掠財。強匄掠財者。雖一錢必斬。下至僕隷從之莫違。此於紀律之嚴
民性乃爾。否則陸上。亦似矣。而終為犬豕所暴。而不知制之之權。豈不可悼乎。

悪山獄狒

英夷既克清。假廣州福州寧波廈門上海。建商館。挈妻孥來住。塩子曰是欲印度清也。嘗聞洋夷曰印度矣。洋夷合兵取南印度。設城郭。将兵以居焉。有西班牙亞埠。有荷蘭埠。有布路亞埠。有仏郎西埠。有英吉利埠。每埠廣數百里。食其土。駆使其民。与本土無異。蓋是莫卧尔滅。而南印度弱矣。故洋夷取之。其於他州。将漸次施之。而清則英先著之鞭也。人或難之。謂是英借五府。既十有余年矣。至今未聞諸夷生計。則未必有此意也。曰夷雖有賊情。亦惡有賊名。然其智狡而慮遠。算精而志大。素謀既定。袁卜目死耳。以待時。清雖懦。而仏諸印度有間。正以攘興為也。夫虎狼非不猛也。然離窟居出山。摩其牙。嗅其腐。嗒然以至。則人亦驚其至。丸其鋭。以旋焉。能捽而噬之。為虎狼者亦労矣。杖洋夷独計以為不若苑狒也。悪岳有老狒。化為処女。求鄰夫曠子。夜潜其室。相悦以狎。不労一手一足。而果然飲其精矣。漢之匈奴。晉之羌胡。唐之突厥吐蕃。宋之契丹女真。明之西刺俺答。虎狼也。今之洋夷。老狒也。防虎狼之備。可用諸老狒。而察其形。察其情。則不可不殊也。為清計者。務為鄰夫曠子。則得矣。而假之地者。不幾乎相悦以狎耶。故清之失計。未有若假地之謬焉。

論耶蘇攻心

攻地不若攻人。攻人不若攻心。攻地而得者有之。其失之。有如曹操之於赤壁。符堅之於淝水。攻人者。如漢高之遂范増。唐宗之降李密得之。至如項籍之説韓信。李勣道之図張度失之。今之洋夷則又狡於攻心者也。蓋洋夷之為計。不為用兵争地。其民未附。則雖得之旋失之。財耗人亡。得不償失。不若耶蘇教誘之。移其人心。

使疾其君如仇讎。而親我如父母。忌其吏如蛇蝎。而敬我如神明。然後舉其國而入焉。則不傷一卒。不費一金。而為我腹心之民。此百世之利也。所謂攻心者如此。吾嘗論禪近乎楊朱。耶蘇近乎墨翟。其所最惡乎耶蘇者。為嗚呼好生之說。以攻人之不仁。挾賊心以戕人之家國也。夫之言曰。天道仁為大。而中國之法有馘。是為不仁之甚。至於引皇矣泮水諸篇亦云馘。為決非經訓。出後人附會而排之(出蘇迩覺)彼為此言者。自以為用中國之說以攻中國。攻心之最巧者焉耳。独不思馘者囚之慘也。馘之獻之。到之焚之。慮詛傷。欲勿傷。若勿拒。將愛敬。遂將不愛其君出自彼。自有攻術。以之示毒。其然孰甚。劉氏屠生豚而啖之。以撲耀刑駢為不仁。豈理哉。且怨闖首以而虜人衆。加之以身負民怨。殘頭奴虜信。從鄉金以誘之。嗚呼不仁以煽之。彼何其不親從以為父母。仰從以為神明也。吏從以得

攻我之心者。以我失我民之心也。我不失我民之心。則彼雖百方招之。豈得有可攻之隙哉。国之有貧民。猶家有病兒也。其怨心賊頑奴虜信。猶家有蕩子也。有病兒而不之藥。有蕩子而不之振。使穿窬之盜。一朝誘焉。以賊其親。亦將誰咎

福神盜

有饮。日來一酒店。酣醉飽。暗投錢貨。大率三五倍。如此者旬。主人異之。問其名居。客曰。吾一日無殺淫室。盛饌享之。既酣問曰。君無使予得厚利。何賜加禰。亦君姓字為何。所仕為某鬼。客笑曰。吾主翁金穴也。旋回旋虜。吾以視貨得為礙。然其名則吾不敢言。雖言。將不信。主人懇懇致主旺。願君勿隱吾矣不以告人。客曰然則言之。吾亦居曰七福衙。主曰大黑天。常執金槌。撞之出貨。歷有聲喝。於是主人悅然為問曰。吾祷大黑天久矣。以為異邦隔世神。今乃並世同處乎。因謂曰。予願一拜之。不知可得乎。客有難色。良久曰。吾試圖之。後數日來。謂曰。吾得請

於主翁。然非信之深者。不可得而見。子欲必見之。屏家人奴婢則得矣。主人悦然曰。謹如教。乃刻期以公期之名。以告曰。主翁將以宵夜來。宜閉藏以待。復若七燭。所謂七福神。大黑天將賜汝福。壽老人將賜汝齡。其餘各將有貽。主人大悦。鷄初鳴。星斗爛然。遙見行燭數点。自遠遙至。稍近。履声鏗鏘。乃出戶膜拜。謹覗視之。皆衣錦繡。服珠履。儀容甚偉。既入。主人先導。七神從然。搖奪焉。縛主人於楹。悉奪貨物以去。塩子曰。予幼時聽老人說此事。蓋在安永間云。今觀明清諸儒說。耶徒瞞人。其為計甚於福神盜。古今欺教者多矣。大率皆假以攫金。耶徒乃散金以誘民。非其術之巧。乃信之者愚也。夫漢土稱文明之邦。至因四貫見。或有讀書識字者。而偶受其朦。況施諸碌碌如呂宋。僻陋如西班牙加普弟。孔子曰。治容誨淫。慢藏誨盜。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姑与之。守国者。不宜其姑与。而謹勿慢其藏哉

論洋漢文字

塩子檢清英文典。至算義編。喟然而歎。旁人問何歎。曰感周孔之道漸於四表也。宇西洋北。南。皆用蠏文。而用漢文者。唯宋 本邦外不過安南朝鮮数国。文且不遍。焉能其道。曰有所見焉。請近喻之。好妍悪醜。物之性也。厭粗喜精。人之情也。今夫洋字之為形。斜結倨屈。蜿蜿然。孑孑然。直者如犬牙。圓者如蚓蟠。屈者如蛇。仰者如蝸涎。如枯竊。如朽蔓。如死蛇。僵蝮蝿蠅之腊。点画皆無所成。則有象形之適也。非有會意之義也。非有指事之理也。若夫黄帝所制。倉頡所造。觀於天地。取於人事。察於諸象。一点一画。皆有理象。一字一文。悉蘊精義。偏傍句停。形勢森森秀。有仰如端士。顧盼如佳人。結構如金殿玉樓。而鎔鑄如宝鼎宗彝。及其組織為章。有鸎注之訓。有假借之通。有翻切之音。有死活之変。理訣而用宝。句者而

意足。孰妍孰醜。有目者自知之。孰精孰粗。有知覺者無不辨。昔蒙古文字出於
北京。而英請安之墨建堅夏書院於麻六呷。皆為孝經文設。那馬尼人譯詩經。普
魯士社人譯四書。英人譯康熙字典駁字有獨注意。夫司蝌文之國居多者。赤闘
之地者然也。泰東畫人物。惟一片黑影。常自詡其巧緻。而訶泰西以為重字意。
盡多定也。然英女主嘗使繪師像其真。不許寫黑影。豈非嘲其損美於。觀乎
画而知乎文。觀乎文而知乎道。吾知其漸將自悟自厭矣。故曰有悲焉。問者頷之或
然。

偶録論終

庚辰四月　李丹居士　森林太郎書

[illegible]
0004[illegible]
東京大学総合図書館